

最新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实用8篇)

诚信是一种重要的品德，它体现了一个人的真实和可信程度。社会的诚信建设需要每个个体共同努力，如何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也需要每个人关注。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诚信的实际案例，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

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篇一

学生在朗读《背影》时，我不由地分了神。

心头浮上灰色的光影，褪色的背包、泥泞的小路、静默的桥、兽脊似的山，还有蹒跚的步履、光滑的木棍，它们都一股脑儿地铺陈在记忆的底片上。

鹤桑公路与鸦来公路在中坪村一座水泥桥旁会面，桥边有两家“农家乐”餐馆，生意很不错。桥很宽，房屋翘檐飞甍，颇具民族特色。

我家三间砖木结构的老屋就在这个村阴山下的土坳上，走大路距那桥仅十来分钟的路程。田野中阡陌交错，往往会有捷径可走。

1991年我13岁，考上了来凤民族师范。此后三年，每逢学校开学，我都要在那桥旁候车去来凤，每次候车父亲都要送我，无论风霜雨雪。

天刚破晓，父亲就唤我起床，为我做了早饭，吃完后就扛起那个别人给的褪色的牛仔包送我去赶车。我要自己扛，父亲不肯。下雨天或冬日里，阴山的路总是很泥泞，我走在前面，父亲拄着木棍扛着包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父子俩不时说说话，都是关于努力读书，立志成才之类的。

母亲去世多年，亲戚朋友渐淡渐远。父亲看透了炎凉世态，

总说“孩子努力读书吧，赊借无门我也要把你送出去，跳出农门就好了！”我耳朵都听起茧了，可还是“嗯嗯”的应承着，我怕伤了父亲的心。很多时候，父亲四处借钱，说不尽的好话，但收效甚微，有时迫不得已把家里颇为紧张的口粮贱卖些才能凑齐学费。

路上会遇到熟人，他们向父亲打招呼“送儿子读书去，是吧！”“是呀！”父亲答得很响亮、很干脆，然后跟熟人搭讪几句。熟人说“你儿子很优秀，以后就是铁饭碗了，我们村有出息的人不多呀”！父亲便生出许多幸福来。熟人又说“三个孩子，你一个残疾人又当爹又当妈不容易呀，若他妈在，凭这娃子的能耐读高中前途会更大！”父亲便黯然下来：“有什么办法，摊上了这样的家……”我在一旁便催促着父亲快走。

其时的我对读师范一直耿耿于怀，我们学校那届毕业生只有两人达到州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其中一人是我。我上了线便执意要读。记得当时在教委招生办填报志愿(现在叫教育局)，父亲劝我填报来凤师范算了：一是师范生国家有补贴，他实在累不动了，二是毕业后就有工作，从此吃上了皇粮国饷。我不依，旁边来了一个人对我一顿骂：“人要有良心，你看你父亲劳累到什么地步！”后来才知道骂我的人和我同姓，是原太平农中的校长。那种情形下，我实在无法再坚持了。我最终知道就是读个师范，还多亏父亲初中时的一个同学的帮忙。当时那个叔叔在招生办负责，非常同情父亲的遭遇才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插手这件事的。那个时候师范院校是热门。

车停了，父亲上车帮我拣好座位，请求司机沿途照看些，倘若遇到有的司机不耐烦，就说“是的，是的，你快点下去吧……”车发动了，父亲隔着车窗垫着脚还在喊“到学校了来信！”车子一溜烟似的走了几十米，我回过头来还看见父亲站在先前挥手的地方，模糊在越来越远的雾霭中。

92年，国家放开粮食价格和粮食经营，实行粮食商品化。我

们在学校的生活也受到冲击，国家的生活补贴不够用，我是一月接不上一月。我给父亲写信，从不正面提钱的事，可我知道，只要给父亲写信了，隔段时间就有钱寄来，数十元不等。

93年，大姐出嫁了，嫁给邻村的一个长她好几岁的男人。大姐从家里空手出去的，简单的习俗仪式都没有。二姐在吉首一个远房亲戚家做保姆，只有父亲一人在家。放暑假了，我一下车就兴冲冲地往回跑，可家门闭着，土坝子里烂蓬蓬的草快没及人膝了。我喊了一两声没人应，在土阶沿上蹩回，才发现堂屋的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堂屋里很潮湿，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到处是拄棍留下的深浅不一的印痕，我想父亲的腿肯定又疼了。进了房，发现父亲睡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我叫他，他醒了，眼里闪现出一丝喜悦，但说话很无力，他说回来了就好这次险些见不着你了。我全身震悚着，簌簌地落泪……父亲别过脸去，说“饿了吧，等会儿姐他们就回来了，给你做饭吃，我睡会儿”。

大姐他们回来了，后面还跟着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给父亲打点滴。大姐告诉我：“父亲上次给你寄的几十元钱是在骑马岭、高漂沟、三台垭刷桂香皮卖了寄给你的，腿又不方便，有时候月亮出来了还不见人回来，我和你姐夫很担心。那次刷桂香皮回来淋着雨了，感冒发烧，我们不知道，他又没去弄药，用很多辣椒、生姜熬成汤发汗，感冒是好了，胃却大出血，吓死人了，我们下来找了医生，这几天才慢慢好转些……”我心里不是滋味，只想早点参加工作，能适当地分担父亲的操劳。

94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本县最偏远的地方——邬阳乡金鸡村王家堡小学。父亲思儿心切，拄着棍子，找教委的领导，找能找的人，说好话，把自己腿上“烧艾”（治腿时用火烧的一种方法，又叫拔火罐）的无数疤痕给他人看。最后找到了教委胡主任，胡主任是个好人，说他们起初不知道这特殊情况。一年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太平工作。

我调到中学任教，父亲仍在家劳作。新千年的冬月我结了婚，有人劝我不必太着急，人还年轻。我说我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满了22就行。其实我不想在这件事上让父亲为我多操心。9月，我做了父亲，便把我的父亲接到学校来住，其实就是接父亲给我带孩子，父亲很乐意。我儿子小的时候，他爷爷——我的父亲，常让他骑在肩上，从学校到街上，从街上回学校、从操场到楼梯，父亲从不觉得疲惫。那时我住在学校宿舍四楼，父亲常常气喘如牛也带着笑容。学校里的同事和家属都说他“疼孙子疼得一口气”。

父亲和我们住在一起快十年了。我儿子上学后他就去街上牌场子上打打小牌，或者在校园内拾掇一些废纸和矿泉水瓶子，赢了钱或卖了废纸，总要给他孙子买一大包好吃的，在我儿子上学时悄悄地给塞上几元钱(我们对儿子每天的零用钱有限制)，有时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给孙子用木块削刀剑或木枪，然后要孙子给他捶背来做交易。儿子现在比较懂事，不用讨价还价也能给爷爷捶背，晚上常央求和爷爷一起睡觉。有时我们大大咧咧的没有顾及到父亲，父亲会嘀咕着“我对我孙子看”。

父亲性格很要强，年轻时当了多年的大队会计，在我母亲去世后经过商，做过较大的生意，可命运从未亲善过他。近年来身体愈来愈差，耳朵有些失聪，行动显得老迈，脾气也越来越急躁。一年之中，总要在医院累计待几个月。近几个月里，肺部和心肌出了问题，先是在医院每天打点滴，后来说身上都睡疼了，手都打肿了，于是在家里吃中药。每次熬药的时候，空中弥漫的草木味道总夹杂着缕缕不绝的忧伤。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一天天的少去，而我却无法挽住时光向晚的脚步。

这么多年了，每读到《背影》我就抑制不住对父亲揪心的牵念。我在物质生活上没有能力很好地回报我的父亲，我恨自己亦不能像朱自清那样，将满满的真情倾注在笔端，为父亲写一篇文章，聊以宽慰一颗内疚的灵魂。

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篇二

小时候，母亲在我心中是一只慈爱的“老抱鸡”。我每每都是在她那温暖的翅膀下快乐的生活着，虽然由于孩童的天性，我也会偶尔从她的羽翼下探出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也会偶尔从她那温暖的羽翼下溜出去，在她的目光范围内尽情地玩耍嬉戏，但是只要她一句轻声的呼唤，我就会以豹的速度重新回到她的羽翼下，因为我感觉离开了她会很危险，会很无助。所以不管母亲走到哪里我都会是紧紧地跟随。记不清小时候我因为“跟屁虫”挨了多少的打骂。可是我宁愿被母亲打骂也要紧紧相随。因为我家在这座小城没有什么亲戚，父亲去世早，很害怕再把母亲弄丢了，那样的话就再也没有人保护我了。为了我的成长，母亲付出了她所有的精力。记不清有多少个黎明，母亲起早忙碌的身影，只记得她从来不让我空腹去上班上学，鱼是剥完刺的，饭是从来滚烫的。记不清有多少次我生病入院，母亲在我床前精心照料，陪我度过那一个个不眠之夜。记不清楚有多少个寒来暑往，母亲总是风雨无阻地站在阳台上，望着我从夜校平安回家。只记得看到母亲的身影，我就感觉亲切，感觉安全。

长大后，母亲在我心中是风筝上那长长的线。无论我想走多远，母亲却始终让我牵绊。我曾经是一个心境不安的孩子，总是梦想自己会飞的更高，离开我生活过的小城，但是却始终也没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和同学们结伴游玩。工作后，只要有时间就会和朋友们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在家里母亲看不到我的人影，那时的心早已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也正是青春年少刚想展翅学飞的年龄，很少会顾及母亲心中那份孤独的感受，只有等到天一黑下来的时候，我才会急着往家里赶，这时才会想起母亲还在家中等我。看到她那焦急的目光，听到她那无休止的唠叨，我当时只是左耳听完右耳出，她心里的那份失落在那时我根本理解不了。而且会时常会冒出想要远走高飞离她越远越好的想法来。参加成考的时候，很想报考浙江大学定招的档案管理专业，并且兴致勃勃的与母亲诉说着想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

法，母亲听着我的诉说就伤心难过，我知道她是因为年龄大了，不想让我离她太远，看到她那忧伤的样子，我那颗想飞的心再也飞不高了，就报了本地一所职大，当年的录取分数线一下来，如果我报那个专业也就真的能走上了，我也很是伤心，能够飞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梦想就这样终结了，也曾偷哭过好多次。母亲曾经n次问过我，是否后悔没有报考，是她托累了，我总安慰她说没有，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真的不后悔，毕竟她的年岁大了，中国曾有句古训“父母在不远游”。何况父亲不在了，我就更不应该那样做了。

结婚后，我和母亲是永远的牵卦。从小到大我都是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生活。到婆家后很不习惯，母亲为此很是担忧。记得有次我与婆家发生了矛盾，抱着孩子回家哭诉，发誓再也不回去，母亲耐心说服教育我，并送我和孩子到车站，车启动了，我回头望，秋日的夕阳中，习习的凉风吹抚着母亲的苍苍白发，她也正伫望着我回程的身影，我心中突然地涌出一种悲哀来，那还是曾精心照顾我成长的母亲么？母亲真的已经变老了，她的背已经变弯，她的发已经变白，我不仅没有照顾好她，却还是让她在为我操心，我还是她的女儿么？我结婚后她一直独自生活，七八十岁的人，从来不用我照顾，却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我，那一刻我真的很自责，我的牵卦也从此留在了车站的这一端，以后每天我都要抽空去她那里看看，陪她说说话，买点她爱吃的东西。虽然呆的时间不是很长，却还是让她很高兴。我终于知道该回报母亲了，母亲却悄然地走了，那天早晨她起来把自家的卫生收拾好了，出去倒垃圾，回到家要做饭的时候，突发心梗倒在了地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如五雷轰顶，不能自持。亲友们用她头晚发的面为她蒸了十五个馒头，以表达对她的敬意。细想起来，我少不更事，从不能细读母亲的心意，长大后又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很少顾及她的孤独，她都是在默默地忍受，从来没有过多的责怪过我，要求过我什么，等刚刚我能读懂了母亲的感受时，她却匆匆的上路了，生活是真的在与我开玩笑么？我总是不能相信。

母亲真的走了，带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悔意。现在我只在梦境中与母亲无数次的相遇，常常醒来泪湿枕衫。每年的母亲节时，我很想买一束花或者一些其他的礼物向母亲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可是却无处可送，其实一个人要是承载了太多的爱，却没有办法去回报他人的时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生活是现实的，当我们要为亲人做什么的时候，就立即开始行动吧，生活从不给人太多的机会。曾读过一首诗人舒婷写给“母亲”的小诗：

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生怕浣洗会使它失去你特有的温馨呵，母亲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生怕记忆也一样退色呵我怎敢轻易打开它的画屏。

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如今带着荆冠，我不敢一声也不敢呻吟呵，母亲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

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祭品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给花、给海、给黎明呵，母亲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篇三

我曾经幸运的拥有两位平凡、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我的生母和婆母。虽然她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成长在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但是在他们身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她们同样的无私、勤劳、质朴、善良。在我人生的长河中，她们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她们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然而就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即将好转的时候，她们眼看着就要过上好日子了，却先后离我而去。这种追悔莫及的遗憾，把我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每当想起她们我就悲痛不已。清明将至，思绪万千，两位母亲的音容笑貌，轮番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使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我的母亲曾是一位军人，她东征西战，经过了无数枪林弹雨。全国解放以后转业到地方但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对我们兄妹三人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她爱我的方式就是：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从小她就教我独立去做。

我记事很早，记得有一次姥姥来了，妈妈和姥姥在家包饺子，妈妈给了我一角钱，让我去离家大约有500米的副食门市部去买醋。当时我只有三岁半，到了门市部我够不着柜台，双手把醋瓶和钱举过头顶，阿姨还要在柜台上趴着伸出胳膊才能接到我的醋瓶和钱。我买回醋后妈妈说：“宝贝真乖，阿姨夸你了吗？”我说：“没有。阿姨夸你了。”妈妈很惊讶地说：“阿姨夸我了！夸我什么？”“阿姨说：你妈可真行。这么小的孩子，就让自己来打醋。”我说完后姥姥和妈妈大笑起来。

我十三岁的时候，妈妈给我做棉袄，让我在旁边看着，教我怎么做，她示范后，让我做她在旁边指导。有一次，弟弟的棉袄妈妈刚做了一半，单位有事去出差了。星期天我把弟弟的棉衣做完了。当时我非常高兴，我想妈妈回来了，一定会

夸我。没想到妈妈回来后，看了我做的棉衣，不但没夸我，还把我做的那部分都拆了。说我把腰身两边的缝儿压反了。然后妈妈又手把手地教我做完。妈妈说：“无论是在家做活，还是长大了去工作，干什么事都要有一个严谨的态度。”在妈妈的严格要求下，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鞋和做被褥。上中学住校的时候，我的被褥都是自己拆洗、自己做。

我的妈妈是勤劳的。在我的记忆里她除非病倒了，从来就没休息过。在家忙家务，上班忙工作。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家里的针线活妈妈都是晚上做。

我的妈妈是无私的。过去家里的条件不好，粮食不够吃，做了饭她总是省着让大家吃，自己吃点稀饭、剩饭；逢年过节的时候，她给家里每人都做新衣服，她自己总穿旧的。

妈妈用心血把我们培养成人了，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当妈妈能舒口气放松一下的时候，她却得了宫颈癌。她怕我们知道了影响工作，还瞒着我们一直都不肯说。医生认识我们家的邻居杨阿姨，是杨阿姨听说后才告诉我们实情，我们才把妈妈送到北京日坛医院，在那里进行放镭治疗。放疗很痛苦。强烈的副作用使妈妈呕吐不止，全身像面条一样软弱无力。但是妈妈很坚强，一次又一次的放疗都挺过来了，最后使病情得到了控制和好转。

我的妈妈又一次病倒了。这次因为内脏的衰竭没有抢救过来。妈妈在去世的前几天，知道自己快不行了，紧紧握着爸爸的手说：“我走了，不要为我花钱，简简单单把后事办了就行了。咱家的孙子、孙女、外孙女都是大学生，咱俩攒的钱够买四个电脑了，给这四个孩子每人买个电脑，对他们的学习会有帮助的。”这就是我的亲爱的母亲，这就是从小就教我做人、教我自强、教我独立、教我要关爱他人的母亲。她带着对家人的无限关爱，带着对生活的无比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

失去了母亲的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婆母。婆母爱我的方式就是：

只要是她能干的家务，她全都替我干。

我的婆母生活在河北省石家庄晋州市的农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一生含辛茹苦养育了六个子女。我丈夫是男孩中的长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孩子都长大了已成家另过，我的婆母也已年过半百，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很艰苦。冬天我婆婆家卧室里没有取暖设备，因怕中煤气，那地方的许多家都在中庭里用砖垒个炉子，买点煤面掺上土和成煤泥，烧煤泥取暖。那里的许多房子都不吊顶，密封条件很差，烧煤泥取暖屋子里依然很冷。我的婆母一到冬天就咳嗽喘。头一天晚上，杯子里喝剩下的水，第二天早晨就冻成了冰。我公公比我婆婆大十几岁，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了。吃点蔬菜我婆婆要步行五里多地赶集去买，然后用手领着回来。我年迈的公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我和丈夫实在担忧。我们好不容易劝说才把二老接到了城里，虽说我家里的条件不算很好，但是比乡下还是好了许多。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肉、蛋、奶我会在家里备足，家门口就能买到蔬菜水果。再也不用我的婆母步行五里多地赶集去买菜了。二老在我的身边生活，我的心里很温暖也很踏实。把婆母接来后，我先带她到部队的二六九医院去看病，本来是想去看看她的咳嗽，结果医生一检查我的婆母有严重的心脏病，左心房传导阻滞。病史已有二十多年了，她本人和家里人谁都不知到。我只是积极地给婆母治病，没敢告诉她病情。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症状缓解了。医生就让出院了。我把婆母接回家，告诉她除了看电视、出去散步之外，什么都不能干。可是，我那勤劳了一辈子的婆母哪听啊，我上班走了，她又洗衣服又做饭。为了不让婆婆替我洗衣服，我不休假的时候，我们换下了衣服就藏在大衣柜里。不让她做饭，她就闹着要回老家。我只好妥协，答应她只管做饭，等我们下班回来了自己做菜。每天早晨婆母都早早的起来和我抢着做饭，如果她先

进了厨房就把门插上不让我进。就这样我们和二老在一起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的婆母说：“麦收时节农活忙，她叔、婶儿们都去地理干活了，家里的孩子们没人管，我回去了，帮他们看看孩子做做饭。我在这，孙女上学了不用我管，家里的活你又不让我干，我除了拖累你什么用都没有。我回去了帮他们看看孩子，多少有点用。”我不敢告诉婆母她的心脏病有多重，不能干活。我又没有更好理由说服她，她闹着一定要回去看，我只好依了她。把她送回老家后，我告诉小叔子和妯娌们，妈有心脏病不能干活，拜托他们费心多照顾。

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篇四

家乡的小路，我爱你，从出生的那天起我的小脚丫就被深深地印记在你的泥土里。

没有谁知道，小路你曾经给我快乐的童年，在那里我和伙伴们快乐的奔跑着，玩耍着

成长着，学习着。

如今的我已不再熟悉，当年读书时小路的样子了。

记得俄罗斯有一首民歌《小路》，这首歌很感人，更重要的口哨中让我想起了许多未曾忘怀的故事，是它让我再一次联想到家乡，家乡的那条羊肠小路。

睡梦中，我发现自己似乎已经梦回到了家乡，我的脚步无法停止前进，却又无法在这泥泞的小路着抽起我那条已年迈的双腿，我满头大汗的走着，却又满心欢喜的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在那里我已然忘记自己已身在醉梦中。

在那里我还曾记得母亲用米饭为我包的窝窝头，父亲为我做的小竹马。

父亲老了，母亲也老了，她们深情的看着我，却又没有发出声音，她们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思念却又像是一种对儿子深深的爱。

此刻母亲正为我编织着手中的毛衣，在她的手中毛线被一根根的银针穿起，但手却不像以前那样使的灵活了，一次次的死结却又一次次让母亲吃力的从新来过，看着满头大汗的额头，我着急地拿起口袋里的手绢儿，正想递给她时，却发现母亲已经睡着了，今天的冬天，我又能收到母亲的毛衣了，虽然不是很时尚，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我却还是如获至宝，一直以来母亲的毛衣都被我保存得好好的，虽然天冷，但我还是舍不得穿，每年母亲寄过来的毛衣，我都是穿以前或都已经破旧的，看着毛衣中的一个空白的洞，我的心就像是被某种意念催生的一种情愫，一下子忍不住泪就滴答在母亲给我的心衣上。

母亲老了，毛衣上的线也越来越松了，但却未能让我这个在外的儿郎感受到一丝异样，拿着母亲寄来的毛衣，我用手轻轻的抚摸着，它我感受到了温暖，它我感受到了亲情的至真，母爱的伟大。

母亲你还好吗？我想写封信给你，却又怕在这个夜里让你再次为我流下伤心的泪。

爸你还不睡吗？是不是又在为我的事担心了，我不是说过明年再找一个好一点的吗？

你就别怕心了，我又不是曾经的小孩子了。

老爸你的关节炎怎么样了，是不是又犯了，我寄给你的药你用了吗？别舍不得用呀，你用那些药膏是没用的，根本治不了本，只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父亲已然拿着手中的刀，做起了手艺活，看着一条条细细地

竹条被父亲那有着年轮的手，编织着一个个美丽的花篮，我的心仿佛又再次变成曾经你手下的徒儿。

虽然我的手没有你的那样熟练但我的认真劲可不输给你哟！看着父亲憔悴的模样，不知不觉我的心飞回到了记忆的那样思碎。

给完钱就忙不转身的回去了，看着父亲，我用手紧紧地捻着手中用油纸包了好几层的钱。

“爸你吃了吗？要不要就在食堂吃点儿？”我细心地看着父亲，从未有这种感觉，父亲的脸变黑了，手也变粗糙了，更重要的是背也重驼了。

父亲回答道：“娃，爹吃了，你回去安心读书吧，别忘了没钱向家里拿呀。”父亲的话，让我明白，如果父亲的付出得不到回报的话，那我就真的对不起咱爹咱娘了。

在一次不经意的时刻，我走在大街上，看见了父亲，父亲正卖着竹篮，吆喝着：“卖竹篮呀，卖竹篮呀，便宜的竹篮啊！”我偷偷地看着父亲，此刻正瞧见一个陌生人向父亲询问价钱：“老头儿，这竹篮怎么卖呀？”父亲回答道：“便宜只要你1块5毛。”陌生人又再次砍价：“你这老头儿也太黑心了吧，人家都是卖1块的你居然卖1块5，你如果卖的话就卖1块吧。”父亲摇了摇头，父亲没有想做这次买卖，这次如果不是我需要急钱儿，父亲肯定就卖出去了，听说我就要高考了，要交什么报名费，父亲连夜赶织了10个竹篮来到了集市，集市离我家有几十里地，父亲是徒步挑过来的，天还没亮时，父亲吃了一一点小米粥，带上母亲做的几个烙饼，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了。

父亲的腿哆嗦着，早晨的雾一定是湿着了他的腿了，而且腿上的裤腿有几个明显摔倒时留下的洞眼。

我满含着泪，躲在好远的一个房角处，蹬下来失声痛哭，眼泪哗地流下来了。

父亲还在跟那陌生人讲着价，就在这里父亲没想到集市的管理员来了：“这位大爷儿，怎么你不知道吗？这里的摊位是要交摊位费的？”父亲没有听明白过来，只是点点头，看着这人就知道一定是个当管儿的。

“大爷儿，你收拾一下东西回家吧，看你这么老了，我也不收你的钱了，你这些东西就卖给我吧？”父亲此刻听明白了，但父亲却牛得很：“什么你要的东西，我要给你钱？还有没有王法了。”父亲可能是耳背，居然听错了。

当我离开的时候，已是黄昏了。

那夜星星很亮，我的心却也因此变得亮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篇五

我出身在浙北的一个小农村里，爸妈是再也朴实不过的农民，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平淡、真实。

任凭异乡的岁月如何淡漠，我对家的记忆依然清晰。父亲是家里的老大，他的亲身父亲在生下他后便和我奶奶离了婚，而我爸则跟了他的母亲，因此在当时的家庭环境里，我爸的生活处境相当的艰难。后来我爸跟我聊天的时候经常谈起他的读书时代，他说，那些日子经常背个书包再牵一头牛，经过学校时，把书包往教室一扔，然后开开心心地放牛去了。

父亲不爱说话，很沉默，这样的性格造就了他的诚实、善良和热心，村里如果谁需要帮忙，只要招呼一声，刮风下雨，他都乐此不疲。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每逢大年三十，村里人都把大条大条的活鱼往我家里送，当然不是送给我们吃的，

而是要我爸给他们做鱼丸。我爸做的鱼丸可谓是打遍村里无敌手，不仅如此，每次做好后，还挨个帮他们煮好，美其名曰：好鱼丸要配好火候才有好味道。也就因为这个，常常导致我们自家的年夜饭一拖再拖，而我爸却很快乐。

因为生活的困难，父亲断断续续念完初一就辍学了，可他对我们的教育是严厉的。记得我刚上“学前班”那天，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白色的塑料文具盒，用毛笔浸上红色的油漆在文具盒的底部写上了我的名字，说：“这样就不怕弄丢了。”可没过几天我还真把它弄丢了（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怎么丢的，好好的放在书包里，怎么会丢了呢？呵呵。）下午放学胆胆怯怯回到家中，只见桌上赫然放着我那个丢了的文具盒，爸爸一脸严肃，问我丢了东西怎么还敢回家。我却理直气壮地说道：“丢了就丢了，现在不是捡回来了么。”只见爸爸迅速起身，拿起文具盒就朝门外扔了出去，我被吓得浑身打颤（记忆中这是爸爸唯一一次对我凶）。后来听妈说，是村里人在路上捡到了，看到我的名字就给送了来。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丢过任何东西。

这就是我爸——那个当年瘦高瘦高的农村小伙。

也许相对我爸来说，我妈的生活条件要好的多，因为我外曾祖父那时是地主阶级。不过他们似乎有着一点家庭上的相似之处：我外婆的第一个丈夫在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就离开了人世，这个孩子就是我现在的外妈。后来，外婆有了第二个丈夫，生下我的母亲。母亲个子矮小，是因为她出生后就患了一种病，四岁的时候还走不了路。

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不仅会裁缝，会绣花，而且还会一手绝美的毛线活。那些年，我们一家所穿的毛衣、毛裤、外套、布鞋等等，只要能从缝纫机下走的，只要能用毛线织的，每一样都出自于她那双似乎永远也闲不下来的粗糙的手。印象最深刻的是：读小学那会儿，家里经济非常拮据，即使过年也很难有新衣服穿。心灵手巧的母亲就把我们那些穿旧

的外套拆掉再翻新，把里面颜色较新的那层翻到外面，把旧的那层放在里面，再经缝纫机一踩，一件新衣服就做好了，穿着它去拜年，心情很是舒畅。如今，大街小巷各式各样的衣服挤满了我们的衣柜，试问真正合身的又有几件？知儿者，甚是母亲也。

岁月在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上印证了它的匆匆和无情，我也在温州工作了5个春秋。这5年来我极少回家，因此一有空，我就会静静地回忆家里的一切，感恩我那艰辛的父母为儿女所付出的点点滴滴。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刚出生后的这几年里，也就85年左右吧，父母不管是去街上还是走亲访友，出门都是靠走路，那时我们姐妹俩的交通工具就是“竹篮”（大家一定很难想像竹篮是怎么回事吧）。父母把我和妹妹各自放在一个很大的竹篮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扁担挑在肩上，硬是把我们一路挑到十公里之远的外婆家。有时只有我们姐妹中的一个，父母就在其中的一只竹篮里放几块石头，以求两边平衡。坐在父母肩膀下悬空的竹篮子里，双手紧紧地拽着两根竹柄，我竟安然地睡着了。

等我们长大了些后，家里的那辆重磅上海牌自行车就接任了承载我们一家四口的重任。那会儿，爸爸骑车，我坐在最前面的横杆上，妈妈坐在后座，怀里还抱着妹妹。比起竹篮，似乎要轻松多了。这种现象当时在我们村里非常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路上随处可见。

渐渐地，家里有了一些积蓄，在我爸爸36岁那年，他买了一辆载重型拖拉机，为了供我们姐妹俩上学，老爸跑起了运输。打那以后，我母亲从没有过上安心的日子，焦急、等待和担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由于起早贪黑，疲劳过渡，父亲大大小小也出了几次事故，最后依然坚持供我们顺利完成学业。

老爸对那辆陪伴他近六年的拖拉机是有感情的，以至后来不

跑运输的时候还坚持用拖拉机载我们去踏青、游玩。而我的老妈，一个天生晕车的人，却唯独坐我爸的拖拉机不晕，这让我那幽默的父亲甚是感动。搬张椅子坐在拖拉机的后厢里，迎面而来的春风又一次将浓浓的父爱散播、传扬。

时间一晃已是了，父母也相继跨上了50岁的门槛。我的一位在县城的表舅替他们在一个花园小区找了一份传达室的工作，工资不高，可爸妈却很满足，他们说：“现在好了，我的女儿也不用给我们老两口寄生活费了。”我听了，心里一阵酸楚，泪水顷刻间下落。

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篇六

这一次，我不用华丽的词藻。

这一次，我把爸爸称做父亲。

我在椅子上躺着看电视，睡着了。是厨房里的声响，我醒来。父亲下班回家，正在做饭。看着他的身影，很疲倦。

我吃好饭依旧回到电视前，父亲看我正入迷，没喊我。广告让我的眼睛移到门口，父亲一个人在大门口坐着。看着他的背影，很累。

我说，我要和妈妈去街上拿药，父亲担心了，怎么了？拿我的医保卡去刷，里面还有钱，刷好一点的。和妈妈走了，看着父亲的身影，很担心。

我在回到家之后，父亲说他累了。他想退休了。

我看着父亲，我的心颤抖了，我是多久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和他说话了，我是多久没有为他做一顿饭，洗一件衬衫了。很久了，我知道。

一直以来，我在城市的喧哗里淹没了自己，和着一些腐朽的事情让自己沉沦。我想起父亲的只是他的钱，一个电话打过去，五分钟后卡里面就有钱了。

似乎，我从未关心过，他累吗？

和父亲吵架，他好几次想来口和我说话，最后我冷漠的表情，他不说了。我任性用不吃饭来吓唬他，他急了，就怕我饿着。叔叔送父亲一个苹果手机，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江，拿你的卡去上着，送我。

看着父亲和小朋友玩，他笑的那么开心。我想我以后的孩子一定会和父亲有和我一样的感情。

我说回来10天，父亲很开心。我说明天先去腾冲，后天走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说大爹已经把票买好了，注意安全，先给你打块钱，小心点用。

我回到房间，看着银行卡，我把卡还给父亲。以后他给我多少，我都不抱怨了就算他两天前还给我打钱，两天后就会问我还有没有钱。

我很幸福，有这样的父亲，他爱我，宠我。

谢谢。

明天就要离开家，父亲送我上车，又会看着车走到尽头，我知道。

我爱您，我的父亲。

我会努力，让你满足。

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篇七

温晴的下午，好朋友拿来光碟，和我一起看他父母七十寿辰的庆典。光碟剪辑的声音和画面，近乎完美地记录了儿孙和亲朋对老人高寿的祝福。欢快与祥和，点缀着两位老人，点缀着四方八面的客人，也点缀着那个美丽的日子。看着，看着，我的目光，似乎穿过了荧屏，越过了大山，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年迈的双亲。

我的爹爹妈妈，都是八十好几的耄耋老人了。在我们村，在方圆几十里的山里山外，这样高龄的老人，已经很难一见了。岁月的风霜，残酷地让双亲一天天地衰老，一天天地衰弱。儿时的父母印象，一天天，一天天变得模糊。

因为儿女多（我们兄弟姐妹十多个），因为供养我们读书，还因为那些艰苦的年代，父亲母亲，熬过了太多的困顿。父母常常回忆，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夫妻俩，在农忙的空隙，常常利用黑夜的掩护，去背大板（一种加工棺木的原材料）转卖。又是黑夜，又是提心吊胆，父亲和母亲，在暗淡的星光下，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揪心的夜晚。难以想象，身体瘦小的母亲，竟然可以和父亲换着背百多斤重的木头！也许，正是生活的希望，正是家庭的曙光，让他们，把多少个青春年华，留在了那一条条为生计奔忙的小道上。至今，父母回顾起那段辛酸的往事，还会为赚到小钱的成功而笑得开心，也会因某几次害怕被抓，忍痛丢弃牵连生计的木头，空着手饿着肚子无奈地回家而吁吁不已。

儿女的渐渐长大，父亲和母亲，也渐渐的老了。尽管儿女们还都孝顺，特别是小妹常常很关照父母，但是父母总闲不下来。他们不仅自己不辍劳作，还总是牵挂着儿女中的这家和那家。直到今天，好像我们那慈祥的父母，仍然是我们弟兄姊妹十余家的当家人。无论大事小事，年迈的父母，总放不下心来，总要关心这，关心那，总放不下那份执着的牵挂。我们做儿女的，大的已经是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但是，

不管遇到什么事，总还是像小孩子一样，愿意征询父母的意见，好像，父母永远是我们最依赖的那个暖暖的靠背。

一定是上天的眷顾，父亲和母亲，虽然吃了那么多苦，但是身体一直很好，很少打针吃药。那年，大姐家的一个儿子意外病逝，父母似乎突然间老了许多，也衰弱了许多；又是那年，兄弟姐妹中最善良的三姐又惨然病故，父亲和母亲，几乎就快站不稳了。从那天起，父亲和母亲，视力、听力就大不如前了；从那时起，我的老父亲老母亲啊，一天天走入了苍老，一天天显现出了无奈的老态龙钟。曾经的硬朗和不随便服输的老父亲老母亲，就算是走在街上，蹒跚的步履，也似乎更加弱不禁风了。

一定还是上天的眷顾，父亲母亲的子孙很是兴旺。对现代社会来说，很少有人家可以四世同堂，但是我们这一家，却早就是这样的'情形了。父母的子孙、重孙、外孙、外重孙，坐在一起，就像一个小村在聚会。每年春节，总有那么几天，三四十口人聚在一起，熙熙攘攘，热热闹闹。这个时候，老父亲老母亲，就开心得不得了。他们两老口，拉拉这个，拉拉那个，沧桑的脸上，展露着一份又一份甜蜜。儿孙们或多或少的礼物，总是让老两口左推右让，最后，各式各样的孝敬堆成了小山。老父亲老母亲，不是因为礼物，而是因为上天给他们这么多的儿孙后辈和孝心，忘却了心头的那一份份伤感，那一份份心酸。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几乎没有吵过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在我勉强懂事的时候，就记得母亲总不会忘记挂念父亲的酒和茶叶，哪怕是挖草药或者是打草席卖，母亲，总是在父亲的酒和茶叶吃完以前，就添补上新的。甚至，母亲也陪着父亲少少的喝点小酒，淡淡的喝点茶水。有的时候，父亲喝剩的酒和未喝淡的茶水，母亲也很有兴致地喝掉。而且看得出，母亲因为这感受到一种快乐和幸福。好多年来，我们做子女的，常常幸福的看到，每当父亲母亲老两口坐在一起的时候，母亲，总是习惯双手扶在父亲的膝上，时不时

的，还帮父亲拉拉衣角，弹弹灰尘。这一幕幕，让我们成年的儿女们温馨，也让那些不懂事的孙辈们嘻嘻哈哈的笑个没完没了。

就像晚霞留恋天空，父亲母亲对人生的留恋越来越强烈。周围几个村，只要有老人过世，父亲母亲一定要莫名地悲哀好几天。在父亲病重的悲凉日子，母亲也虚弱得神志恍惚。父亲输液的那段时间，我和侄子与母亲叙谈着各种各样的话题，说的几乎是我们这一大家成功和开心的事。侄子也懂电脑，说着说着，侄子说电脑可以算命。母亲听了，好像一下子有了兴致，她要我在电脑上帮她们老两口算算，看寿延还有多少，看父亲逃得过逃不过这个坎儿。我答应母亲当天就查。晚上，我真的在电脑上仔细地查了又查，什么周易算命，什么婚姻配对，什么属相与命运，林林总总，查了半个晚上。那些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甚至互相矛盾的断言，怎么也不能告诉我一个准确的答案。第二天，我告诉母亲说，电脑上说了，父亲和母亲，今年只有小灾，寿延还有好多年呢。母亲听了，眼角欣慰的泪水一滴滴滚落下来，那只拉着父亲的手，也握得了更紧更紧。

音响中的砰砰礼花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的目光，又回到了荧屏之上。但是这次，荧屏上朋友的父母，忽明忽暗地幻化成我年迈的父亲母亲。我眼睛里看到的，分明就是我的双亲在紧挨着坐着，母亲的那双手，还是恋恋地放在父亲的膝盖上。

我的父亲和母亲文章散文篇八

母亲是那紫色的剑兰花，长长的绿叶是她坚强的意志，那三片如丁香姑娘的花瓣是母亲的青春、活力、勇敢。我就是小花中细细粉粉的花蕊。四十年前，母亲正读中学，青春的岁月，青春的年纪，母亲如花一样美丽动人，清澈善良的眼神，鼻翼坚挺，嘴唇红润，一头乌溜溜光滑粗大的辫子，母亲的青春美如画。那时，母亲对毛主席的话深信不疑，立场坚定，

毛主席语录放在桌上的一角，时常拿来翻阅，内容也背得滚瓜烂熟。虽说毛主席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可是他对青年人的教导是正确的，积极向上的。母亲，正做着毛主席所号召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青年。活一样的岁月，火一样的青春，母亲那时是农村的生产队长，白天都要带领队员插秧、算公分，晚上点燃煤油灯，在灯下引领大伙读报纸，熟悉政治，谈论国家大事。不久，母亲成为公社唯一考上名校的大学生。此时母亲更加奋进，更加努力，更加有活力。母亲没钱买鞋子，总是光着脚走路，她从来不化妆，只要干净整洁就行；她跑步，跳高、跳远从不穿鞋，却是整个大学跑得最快的女子；她打枪几乎百发百中，戴着旧时的军帽，穿着军服，威风凛凛；她是篮球中锋，带球过人，抢篮板，中三分，都是她的强项。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剖腹产，医生说我胎位不正，如果按正常程序来生产，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母亲心里是害怕的，可是，她知道害怕没有用，在这关键时刻，要听医生的。父亲那时在单位上班，很忙，不能及时赶往医院，陪在她的身边，母亲也很体谅他，没有丝毫怨恨，她坚信，生活许多困难是要独自面对的，女人不是靠男人养活的，要自信自立自强。开刀的时候，医生只做了局部麻醉，母亲的意识大半还是清醒的，她听到手术刀在她的肚子上切割的声音，便提醒自己要勇敢，要坚强。手术完毕，护士把我抱到她面前，赞扬我漂亮。母亲忍着痛坐起来，一看，呀，你看这鼻子，你看这眼睛，你这小脸，长大一定能找个好男人嫁了。

我被母亲保护着，宠爱着，是温室里的小花蕊。小的时候，我喜欢到处乱跑，几次三番不见了踪影。记得有一次我跟随爸爸到单位，母亲很忙，没时间照顾我。下班时间到了，时钟已超过五点半，却不见了爸爸的身影。我四处寻找，发现爸爸和一群老师在打麻将。麻将声此起彼伏，碰撞的声音忽大忽小，时而如高山流水般响亮，时而又像小孩往湖水里扔石头的声音，笑声、说话声、麻将的碰撞声，声声入耳，十足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我心里却是哀乐、怨乐，叫了几声，

爸爸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见此情况，我干脆下定决心，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家的路很长。我穿着雨衣，背着小书包，拎着饭盒，像乞丐一样跟随着记忆沿马路边走。路上，人多，车多，很危险，而我却全然不害怕。母亲见我六点多还没回家，立马打电话给爸爸，爸爸找遍整个单位，找不到我。母亲这时心急如焚，她连衣服也没换，便发动邻居的叔叔阿姨们，骑着单车四处寻找。大概走了一半路程，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一定是母亲的声音。于是我拼命地喊着她的名字。那情景，可以想象是多么着急，多么激动、多么感人人呀。母亲冒着雨，心里那个急呀，那个担心呀，那个害怕呀，万一我被人贩子骗走了，去很远的地方做苦力，受尽虐待，今生今世也见不到她，她会是怎样的一种万分担忧、心如刀绞、终生遗憾呀！母亲带着这些复杂的心情，一路寻来，一路狂奔，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一定会找到女儿的。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众人的努力下，我和母亲终于团圆了，我和她见到彼此时，都高兴万分，我冲向母亲怀里，母亲用她温暖的怀抱一把抱住我，我们的泪眼花啦啦地流下来。

吃了饭，我躺在母亲腿上睡了一觉，心情好了许多。母亲嘱咐我：“别着急，不管上科考得怎样，考得不好，也别想着它，考得好，也别得意。好，喝口水，加油！”

在母亲的关心与鼓励下，我如愿考进了中山大学。

每每回想母亲为我做的一切，心里除了感激还是感激，也不知，我生活在世上几十年，母亲做了多少令我感动的事，为我流了多少眼泪！